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

(1918-2003)

艾芜 《山峡中》 鲁迅 《狂人日记》  
沈从文 《边城》 郁达夫 《沉沦》  
《果园城》 《围城》 《缀网劳蛛》  
《海滨故人》

A卷

乔以钢◎主编 李瑞山 李新宇◎本卷主编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ZUOPIN XUANPING

南开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

A卷

(1918-2003)

乔以钢◎主编

李瑞山 李新宇◎本卷主编

耿传明 张铁荣◎本卷副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1918-2003) A.B卷/乔以钢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8

ISBN 7-310-02168-1

I. 现... II. 乔...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1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543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省高碑店鑫宏源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9.25 印张 0 插页 2391 千字

定价:85.00 元(A.B 卷)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1918-2003)》

## 编写说明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本科专业基础课教学编写的教材。选收1918年至2003年底的重要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并有相关的解读和其他参考性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各校称谓不一,基本上涵盖了从五四前后至本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在高校中文专业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关教材也受到广泛关注。在多年的本科教学中,我们曾试用过多种版本的教材,有的出自学界同仁之手,也有的由我们自己编写。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们感到,以往的教材在某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教学要求,尤其不利于学生课堂之外的自主性、延展性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意在教材改革方面做一次新的尝试。

主持本书编著的和主要撰稿者多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教师,也有部分其他高校的教师。编写过程中,我们既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中形成的对教材适用性的体会和认识,也注意了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特别是在体例设计和材料摄取上,尽可能体现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力求为学生的深入研讨和创造性思考提供条件,有助于引导学生尝试初步的学术研究。本书的特点和新意表现在下列方面:

首先,根据我们对此一时期文学史的理解,将中国文学及思想文化现代性萌生以来的文学发展变迁,视作性质相同、趋向相近的一个整体,而以“现代”概念作为选材之时间范围和文学性质的界定与统领。选收作品时,以20世纪为主,向下延至截稿的2003年底。通过作品本文择选和编排解析,勾勒出一条文学史演进的线索并显示其阶段性。

与此同时,“选”的方面,在作品选录标准上,本书着眼于能够代表现代汉语文学较高成就、至今仍有较高欣赏价值的“美文佳作”,重要作家代表作,主要流派代表作,代表某种体裁发展演变之作,风格独异之作,可显示一时期文学潮流之作,影响广大之作,引起巨大争议之作等多项标准,综合权衡而后定。凡属百年来出现的有影响、有特色、有内涵、有美质的新诗、散文(及报告文学)、小说、话剧等名篇力作,尽可能囊括其中。在选材时,也适当考虑到所选作品在现今较为流行的、高校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数种文学史中的“介绍率”、“提及率”。这样,就既照顾到国内多数高校中文专业教学的现实情况,又使该书兼具经典读本和文学史配套读物的功能。

比较起来,更具独特性、难度也更大的,是本书在“评”的方面,有较高的学术含量。这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一般的作品选本。本书对所选的作品,均包含了“作者简介”、“解题”、“作家作品集录要”、“作者自述”和“评论摘要”、“研究文献索引”等,项目设置合理有序,考虑较为周详。

“作者简介”扼要介绍作者生卒年、籍贯、字号笔名、简历、主要作品(处女作、代表作等)。

“解题”则简要介绍所选作品写作发表的过程和背景,揭示作品的基本主题和主体风格,概述作品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了解和吸取相关作品的重要研究的前提下,做出精要评析;不求详尽,以便为学生自学和教师课堂教学留下空间。

对“长篇作品”(长中篇小说、多幕话剧及长篇叙事诗等)则单辟一个类别——“全作梗概”,做撮述大要或节选精华式的介绍,帮助学生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作品的内容梗概、情节线索或主体风格。

“作家作品集录要”选录作品最初收入的结集(单行本或其他选集)及其再版、重版本、特别是所选作品有重要修改的作品集、最早的作家《选集》、作家本人《自选集》、作家本人《文集》、《全集》等。为学生进一步的阅读提供指引,并提示其注意现代文学的版本差异。

“作者自述”选录作家本人谈及本书所选作品之创作背景和过程、题材来源、创作意图和作品内涵、创作手法和艺术追求、反响和反思等内容的文字。“评论摘要”选录作品产生以来的重要评论文字,着重那些发表时间与作品产生时间最为相近、所从出的著作影响较大、论者文学地位较高、学术品位较高、语言概括性较强、近年新的及海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文献索引”是选录论及所选各篇作品的文章和对研究该作家的重要文章,编制为索引。其选录标准是:根据研究性、学理性、首创性的原则,选录那些在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持久影响,首次发表了学理性较强的新观点、新见解,引起过较大争论的专题研究论文、评论文章、专题论著。“作者自述”、“评论摘要”和“研究文献索引”,为学生的深入研读提供了可靠的实用性强的学术指南。

上述“选”、“评”两方面的特点,相互结合,保证了本书有望成为兼具鉴赏性与学术性的适用教材,也是社会读者可以选择的优秀文学读本。

本教材由乔以钢教授任总主编,李瑞山教授、李新宇教授任主编,共同负责全书的整体策划、协调和统改定稿。

分册副主编耿传明教授、张铁荣教授、李锡龙教授、李润霞副教授,分别负责作品选目和评论文字的组织撰写及修改。罗振亚教授参与了诗歌选目的确定和部分稿件的组织撰写和审改。

参加本书稿件编撰和资料提供的教师,除上述各位之外,还有:(排名不分先后)单正平、程国君、张凌江、刘钊、唐克龙、陈宁、林晨、徐雁、徐冰、王洪辉、郝崇、李宏、房芳、郭怀玉、杨庆节、郭红、孟昕、李延江、平原、田中元、金鹏善、刘殿祥、郭剑卿、赵常青、薛文礼、陈兴、苏君礼、赵歌东、徐伟东、李明军、刘可可、刘艺虹、吕海琛、王宁、王立德、高蔚、章利新、郑卫明、陈越、王颖辉、何云涛、李鹏、王义杰、冀春宇、李欣颖、华岚、冯琪、刘堃、崔彦玲、侯平、李璐、王晏殊、仲爱梅、范历、王越、方芳、解春秀、赵丽、孙运波、黄平、蒋兴普、李菱、张珍、蒋艳、姜辉。

承担了书稿主要校对工作的是侯平、崔彦玲、陈宁、刘堃。

希望本教材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限于截稿时间和其它条件,有些好的设想未及实现,还有个别地方不及推敲,肯定存在不足甚至失误。我们将及时做出修订完善,也恳切希望学界同行、特别是使用本书的各位老师、同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预致谢意。

乔以钢、李新宇、李瑞山  
2004年7月14日于南开

# 目 录

## 小 说

鲁 迅

狂人日记 ..... (1)

阿 Q 正传 ..... (4)

孤独者 ..... (15)

郁达夫

沉沦 ..... (27)

冰 心

超人 ..... (40)

王统照

微笑 ..... (44)

许地山

缀网劳蛛 ..... (51)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 (59)

庐 隐

海滨故人 ..... (66)

废 名

桃园 ..... (69)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 (7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86)

柔 石

为奴隶的母亲 ..... (90)

张恨水

啼笑因缘 ..... (98)

沈从文

丈夫 ..... (100)

边城 ..... (106)

茅 盾

林家铺子 ..... (111)

子夜 ..... (123)

巴 金

家 ..... (128)

憩园 ..... (129)

吴组缜

菉竹山房 ..... (134)

刘呐鸥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 (138)

穆时英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 (142)

施蛰存

梅雨之夕 ..... (151)

老 舍

月牙儿 ..... (156)

骆驼祥子 ..... (165)

萧 军

八月的乡村 ..... (168)

李劫人

死水微澜 ..... (170)

芦 焚

果园城 ..... (173)

艾 芜

山峡中 ..... (179)

张天翼

华威先生 ..... (186)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 (190)

萧 红	
呼兰河传 .....	(196)
骆宾基	
北望园的春天 .....	(199)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	(208)
张爱玲	
金锁记 .....	(215)
苏 青	
结婚十年 .....	(232)
路 翎	
财主底儿女们 .....	(235)
钱锺书	
围城 .....	(238)
吴浊流	
亚细亚的孤儿 .....	(240)
杨 逵	
送报夫 .....	(242)

## 诗 歌

胡 适	
梦与诗 .....	(245)
沈尹默	
月夜 .....	(247)
周作人	
小河 .....	(248)
刘半农	
叫我如何不想他 .....	(250)
郭沫若	
凤凰涅槃 .....	(251)
炉中煤 .....	(254)
冰 心	
繁星(节选) .....	(256)
春水(节选) .....	(256)

宗白华	
我们 .....	(258)
俞平伯	
凄然 .....	(260)
梁宗岱	
晚祷 .....	(262)
冯雪峰	
山里的小诗 .....	(264)
汪静之	
蕙的风 .....	(266)
应修人	
妹妹你是水 .....	(268)
潘漠华	
离家 .....	(270)
徐志摩	
沙扬娜拉 .....	(272)
再别康桥 .....	(272)
偶然 .....	(272)
李金发	
弃妇 .....	(275)
有感 .....	(275)
穆木天	
苍白的钟声 .....	(278)
王独清	
我从 café 中出来 .....	(280)
冯乃超	
红纱灯 .....	(282)
闻一多	
忆菊 .....	(284)
死水 .....	(285)
朱 湘	
采莲曲 .....	(287)
林徽因	
别丢掉 .....	(289)
陈梦家	
一朵野花 .....	(291)

邵洵美	
季候 .....	(292)
戴望舒	
雨巷 .....	(293)
我的记忆 .....	(293)
我用残损的手掌 .....	(294)
卞之琳	
距离的组织 .....	(297)
圆宝盒 .....	(297)
断章 .....	(297)
何其芳	
预言 .....	(300)
李广田	
地之子 .....	(302)
林 庚	
五月 .....	(304)
废 名	
十二月十九夜 .....	(306)
蒋光慈	
哀中国 .....	(308)
臧克家	
烙印 .....	(310)
殷 夫	
别了,哥哥 .....	(312)
艾 青	
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	(314)
我爱这土地 .....	(315)
田 间	
给战斗者 .....	(318)
冯 至	
我是一条小河 .....	(321)
十四行集(节选) .....	(321)
穆 旦	
赞美 .....	(324)
诗八首 .....	(325)
春 .....	(326)

陈敬容	
雨后 .....	(329)
辛 笛	
风景 .....	(331)
袁可嘉	
上海 .....	(333)
郑 敏	
金黄的稻束 .....	(335)
鲁 藜	
泥土 .....	(337)
阿 垅	
无题 .....	(339)
李 季	
王贵与李香香(节选) .....	(341)

## 散 文

周作人	
美文 .....	(343)
故乡的野菜 .....	(343)
喝茶 .....	(344)
闭户读书论 .....	(345)
鲁 迅	
过客 .....	(349)
雪 .....	(350)
灯下漫笔 .....	(351)
女吊 .....	(353)
俞平伯	
重刊浮生六记序 .....	(359)
叶圣陶	
藕与莼菜 .....	(361)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363)
给亡妇 .....	(365)



- 冰 心  
山中杂记(七) ..... (369)
-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 (371)  
“浓的化不开”(星加坡) ..... (374)
- 胡 适  
追忆志摩 ..... (377)
- 林语堂  
祝土匪 ..... (381)  
秋天的况味 ..... (382)
- 茅 盾  
卖豆腐的哨子 ..... (384)
- 瞿秋白  
一种云 ..... (386)
- 徐懋庸  
秋风偶感 ..... (388)
-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 (391)
-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 (395)
- 梁遇春  
“春朝”一刻值千金 ..... (397)
- 朱光潜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 (400)
- 丽 尼  
鹰之歌 ..... (403)
- 夏丏尊  
中年人的寂寞 ..... (405)
- 老 舍  
想北平 ..... (407)
- 李广田  
画廊 ..... (410)
- 沈从文  
鸭窠围的夜 ..... (413)
- 陆 蠡  
囚绿记 ..... (418)
-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 (420)
- 柯 灵  
苏州拾梦记 ..... (433)
- 张爱玲  
更衣记 ..... (436)
- 王了一  
清苦 ..... (441)
- 钱锺书  
论快乐 ..... (443)
- 梁实秋  
下棋 ..... (446)
- 巴 金  
灯 ..... (449)
- 靳 以  
窗 ..... (451)
- 冯 至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 (454)
- 唐 弢  
略论吃饭与打屁股 ..... (458)
- 李健吾  
切梦刀 ..... (460)
- 瞿秋白  
饿乡纪程 ..... (462)
- 夏 衍  
包身工 ..... (464)
- 范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 ..... (470)

## 戏 剧

- 丁西林  
一只马蜂 ..... (472)
- 田 汉  
名优之死 ..... (480)

曹 禺		洪 深	
雷雨 .....	(492)	五奎桥 .....	(526)
原野 .....	(496)	郭沫若	
夏 衍		屈原 .....	(528)
上海屋檐下 .....	(516)	陈白尘	
		升官图 .....	(531)

# 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98年后到南京求学,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先后在家乡学校及教育部任职。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后接连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作品,有《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小说集。并在散文创作、学术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之后以杂文创作为主。

##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

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

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了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问题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

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

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都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

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

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选自《鲁迅全集》

# 阿 Q 正传

## 第一章 序

我要给阿 Q 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接到传阿 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 Q。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 Q 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 Q 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 Q 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 Q 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 Q 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 Q 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

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 Q 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赧朱，喝道：

“阿 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 Q 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 Q 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 Q 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 Q 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 Q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 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 Quei 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仔细想：阿 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 Quei 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 Q 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 Quei 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

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 Quei，略作阿 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 Q 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 Q 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 第二章 优胜记略

阿 Q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 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 Q 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 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

阿 Q 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 Q 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 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唉，亮起来了。”

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 Q 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 Q 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是和阿 Q 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 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 Q 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 Q 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 Q 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阿 Q 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 Q 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开——啦！”庄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

满面的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 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

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愤愤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

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Q，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底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

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自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鄙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不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踉踉跄跄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



阿 Q 无可适从的站着。

远远的走来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 Q 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几十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 Q 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阿 Q 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 Q 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 Q 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 Q 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 Q 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 Q 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 Q 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气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 Q 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 Q 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 Q 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

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 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阿 Q 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 Q 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他有些异样。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上磨得滑腻了？……

“断子绝孙的阿 Q！”

阿 Q 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尚动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 Q 在什么时候才打鼾。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 Q 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